

水月齋

月錄

書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八

六祖下第三世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兒時隨母

南嶽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

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叅

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

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每每如此經

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

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

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

有省

雪竇頌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卻把住道道

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

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叅侍立次祖

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麈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應作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山

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
曰此是顯大機幾人得大用馮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
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馮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
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馮云如是如是
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
聾爭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鑪不避火迸佛法豈可
曲順人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
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个二俱瞎漢只這
三老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又汾陽頌云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
放卻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雪竇拈云奇恠
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
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
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
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
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
變色園悟勤云雪竇道諸人要見三日耳聾麼大冶
精金應無變色這語句沉却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
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
大慧杲曰泐潭準和尚處將謁園悟勤過張無盡一
日無盡謂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

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
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觸髓
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
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
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挺臂祇
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
徃徃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席來必
能辨優劣試爲余言之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
合張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
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
面死心拈云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
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
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張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
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住

後馬師寄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

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師打破

歸方丈馬祖一日問師甚麼處來師曰山後來祖

曰逢著一人麼曰不逢著祖曰爲甚麼不逢著曰若

逢著即舉似和尚祖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某甲
罪過祖曰卻是老僧罪過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

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

瀉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師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

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

後喪汝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師曰無

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

我兒孫雪竇頌云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
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尚也併

卻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秋空飛
一鷄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

行大雄山
上空彈指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

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

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

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

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

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

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

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衆至

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

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

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个甚麼師曰近前來向

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

鬚胡時瀉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

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麤生座曰佛

法不是這個道理真淨頌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官好林

下何會見一人真如詰頌云大冶洪鑪烹佛烹祖

規模鎔盡識者罔措僧問徑山杲云大修行人還

落因果也無前百丈道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

徑云逢人但恁麼舉僧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

為甚麼脫野狐身徑云逢人但恁麼舉僧曰或有人

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

道甚麼徑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杲復有頌云不

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

一場明州有个憨布袋雪峰道圓禪師依積翠日

宴坐下板聞二僧舉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

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

聳然因詰積翠庵渡礪猛省因見南公叙其事未終

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睡覺忽起作偈曰不

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

蓋一條柳標甚縱橫野狐跳

人金毛隊南公見為之助喜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

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師便打普請鑿地次忽有

一僧聞鼓鳴舉鑿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

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

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鏡清云當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此一僧鼓山云當時瀉山無此一僧

飯不道飽

臨濟示衆云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

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個在前

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又云有一

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

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妙

喜拈臨濟語云賊身已露

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

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

無家活

雲巖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巖云有一人

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巖曰幸有某甲在又藥

山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山曰那個擻巖曰在山

曰汝來去爲誰巖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教並行巖

曰和尚莫謗他山曰不合恁麼

道巖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麼

師令僧去章敬處

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

袖拂却上塵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

云老僧罪過

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

不如章敬道个老僧罪過

僧問抱璞

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蟲曰不謬真

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

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

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

半

佛鑑云雖得一場

榮刑却一雙足

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

了便休師便打者曰蒼天蒼天師曰罕遇知音者作

禮師曰一狀領過

趙州叅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

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

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

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

或作

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便喝州作

怕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作舞而出

師有時說法竟

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

藥山目之

爲百丈下

爲百丈下

爲百丈下

爲百丈下

爲百丈下

爲百丈下

上堂

上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
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問如何
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
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
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
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
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
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
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
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
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

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
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
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 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
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
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
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
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
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
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
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
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

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
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
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
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
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
無愛苦樂平懷粗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
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
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
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
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
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

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
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
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
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
切縛亦云應病與藥 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
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
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
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
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
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少分戒身
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

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
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悵惶一
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手脚不得也縱
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
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
前或欣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數嚴好舍宅舟
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
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
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
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貪
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
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
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
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
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
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
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祇成憎上慢却是
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
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
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
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嗔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
嗔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

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 夫語須辨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辨清不了義教辨濁說穢法邊垢揀凡說淨法邊垢揀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聾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修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伊與麼說如維摩詰傳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他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修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剝除習染沙門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教渠修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嗔病去盡依住無貪將爲是是無色界是障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修禪學慧須辨清濁語濁法者貪嗔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

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將爲是是初善是住調
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
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
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苦
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
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
墮魔王位爲智障地障行障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
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
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
三段管教法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廓外佛無物
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

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
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
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
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
若能與麼不論階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
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
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衆作清流說豎清相
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
邪信善星等个个有榜樣个个有則候一一被導師
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

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上
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
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
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祇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卻來
須陁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祇喚作
須陁洹人祇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
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
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他
這個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
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
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公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

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堦生
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辨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
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
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
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藕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
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
作藥治个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
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
全冰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
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藥
病俱消喻如清水佛是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

指月錄 卷八
其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
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个
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
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
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
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
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爲雕琢虛空
作得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
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故云聖體
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大末蟲處處能
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

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叅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
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
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
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
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
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
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玩故至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
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韋陀經盡是
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
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爲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
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

如今粗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

師語錄中又云祇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嗔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十句各有三句句個個透過三句外但是照用任聽縱橫但是十句舉動施為語默啼笑盡是佛慧未審十句濁心即十句魔語否要當不外此意

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

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

汝是弟子者个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

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

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个語繫縛人未有住時

祇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

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

為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

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祇合聾俗人前說祇如

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

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惟佛一人是大善

知識為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祇是

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

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

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

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

語須識總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心是佛

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總語
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
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修無證非心非佛亦是佛
說了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
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
前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
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
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
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辨地從濁辨清祇如今鑑覺
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此處有脫誤不鑑覺亦不是
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

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
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爲佛說法平等真如
法界無佛不度衆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辨主客
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
魔王照用屬魔民祇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
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
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應衍是主宰照用屬
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旨
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
處爲導師衆生性識他爲未曾踏佛階梯是藕膠性
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乍喫玄旨藥不得乍聞格外語

他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法向後假偈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

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酬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酬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藕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

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祇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祇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能無聖爲佛聖若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古百劫時事豈得是佛如阿修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他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緩陞降不同未悟未解喚作貪嗔悟了喚

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祇異舊時行履處 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爲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 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祇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

祇是人人祇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
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
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
薩應如是正念於法罄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
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
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
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币币之波忽知
币币之波此是細中之麤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
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
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
切色聲香味觸法刹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

闕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
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刹
土此是細中之麤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
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
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無等等呪是第一之
說於諸說中最爲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
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流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
坐臥若能如是我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
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刹聲一佛刹香一佛刹味一
佛刹觸一佛刹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花藏世界
縱廣總皆如是若守初知爲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

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
 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
 二乘見之名為爾談識亦名微細煩惱即便斷除既
 得除已名為回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
 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都不覺
 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 為求
 無上菩提涅槃猶是邪願於自己五陰被人割截都
 無煩惱亦無一念生彼我心若依住無一念將為是
 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而彼心
 持我慢識逐利名者云我得一切無礙祇是自誑
 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

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
 信 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
 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祇如今但於
 凡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祇如今但於
 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
 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祇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
 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
 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祇如今鑑覺
 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
 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未踏佛階梯
 有情無佛性

大小百丈作小乘見
解莫是未曾見南陽

未悟未解時名

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一
切言教祇是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
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个个是實語
治病若不瘥个个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
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祇有虛妄
藥相治 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
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
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諸類與衆
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
受苦佛祇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虛空受苦
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負等閒莫說錯說佛神

通自在不自在且慙媿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為
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
頭醜陋教云若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邊其人得大
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
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
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衆生如云如來實智
法身又無比此應作病辯才無礙升騰自在不生不滅
是名應作生老病死疼痛瘡瘡是暗喫菌羹患痢疾
而終是暗為藏明頭跡明暗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
取他不明不暗王宮生納耶輸陀羅八相成道聲聞
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雜食身純陀云我知如來決

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祇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那一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祇如今心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兀爾忘緣曹溪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能辨方所肇公云閉智塞聰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祇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个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至第二第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為善變善

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地獄餓鬼能

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

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又云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

一時撮金成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

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

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諸

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

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

火如鐘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

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

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無

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衆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一切量數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惟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閔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惟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 若執本

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祇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 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个个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

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
名見蓋亦名見孽祇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
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總是一佛但起一
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闔塞
虛空是名分身佛師嘗云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
此念云何名分身佛天魔波旬覓
菩薩一念起處便擬撲倒此起念處可覓否若
不可覓見佛聞法底文殊云何降二鐵圍山信
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
名一闡提如今欲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
絕人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是信法者
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取知解是名
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則亦

不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 問從上祖宗皆有密
語遞相傳授如何師曰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
祇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
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
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
有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甚麼密語
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
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
三檀空云何比丘給侍於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
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空無
佛眼 問語也堞生招箭言既堞生不得無患患累

既同緇素奚別師云但却發箭塗中相挂如其相差
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
來問卻問所歸還被於箭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
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劫者滯也
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
已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
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
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爲是者名二乘覺亦名
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
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爲
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

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爲導師無佛處云

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問僧

臨濟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乞師指示濟云大通者是自已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爲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爲智勝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爲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間法道流你欲得作佛莫隨萬物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世與出世無佛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曾失設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兒施設藥病表顯名且名皆不自名章句還是你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知照燭底安一切名章句是洪覺範智證傳曰經蓋嘗言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豈一部之經首尾自相違戾曰予論此經蓋皆象也聖人非不欲正言以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爲能盡其意佛意以智身不可以三昧處求故也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止故猶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即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若生想念

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即應無有處所可得故
華嚴經曰有欲見普賢身及座者但生想念是也夫
於散亂心時一念佛號便得覺道但生想念即見普
賢而十劫在定謂佛法不現徧會推求謂普賢不見
非鈍根所知之境也幻寄曰三師談法華如韓嬰
說詩斷章取義好處不無欲見大通智勝只得一邊

常嗟今日所依之命飢不得食則死寒不得衣則

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要

燒便燒要溺便溺去住自由十地菩薩亦水不能溺

火不能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他被量數管定佛財

不與麼使得四大風水自由瑯琊云藥王十地何以
燒得幻寄云瑯琊未識

藥王智濁照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

在二乘及衆生邊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

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菩薩名法輪

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叢林在佛

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爲道體不同衆生

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一

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

明不暗不佛不衆生總與麼也師凡作務執勞必

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

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唐元和九年正月十

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依大隗山大慧

禪師受業嵩嶽受具初習相部及毗尼既遊講肆歷

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
 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眾僧行粥次馬祖問
 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祖便休
 自是同叅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憇錫池陽不下南
 泉三十餘載諸方目為郢匠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
 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
 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
 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
 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
 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
 三隻到菴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

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

拂袖便回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擔板漢勘破趙州問道非物

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

後莫錯打人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

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

這個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

麼生師便歸方丈 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為世界白

銀為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

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

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

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檠曰不
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妙喜曰不見

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叅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

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師曰有丈曰作麼生是不為

人說底法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

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

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師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為

你說了也雪竇顯頌云佛祖從來不為人兩僧今古

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師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

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師挿下拄杖云道得

也被這個礙道不得也被這個礙宗拽拄杖打師一

下云也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魯云只此

一句語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魯曰有宗曰

作麼生是不播者魯作掌勢師同魯祖杉山歸宗

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云世界未成時便有這個師

云今人祇識這個未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兄莫同

此見麼宗却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

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

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雪竇云錯谷又到師

處亦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

是雪竇云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師云章

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頌云此錯

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
 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園悟
 懃云須是明取兩錯始得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
 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
 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甚麼交涉殊不知
 古人著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
 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遠禪牀如是也落在麻谷穀中
 亦不在此為山喆云章敬道是也落在麻谷穀中
 南泉道不是也落在麻谷穀中大為即不然忽有人
 持錫遶禪牀三币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
 與三
 十棒

鹽官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

得眾無對有僧舉似師師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笛

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只知
 瞻前不知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椎什
 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
 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師與歸宗麻

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

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

不去也宗曰是恁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

國師雪竇頌云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个與萬
 个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
 登陟復云曹溪路坦
 平為甚麼休登陟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

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

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
 本意先曹山

云賴也 石霜云不為人斟酌 長慶云請
 領話 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

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

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陸大

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

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 陸大夫

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恠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

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雪竇頌云聞見覺知非一一山

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園悟勲云南泉小睡語雪竇大

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个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

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

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為兩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

甚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

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

為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為復自照為復共人照須

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

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一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

但南泉謾他陸巨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

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巨大夫謾他南泉

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

徑山說事說理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復有頌

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地花

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法昌遇一日與訥首座修

花壇次乃問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且

道你見似个甚麼訥云只是一株花遇云與麼則你

也在南泉窠窟裏訥云古人意作麼生遇云拈磚來

訥過磚了又問遇云古佛過去久矣師入宣州陸巨大夫出迎指城

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曰老

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作麼生師曰老

僧罪過 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

臥如今擬鑄作佛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

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佛坐即非佛 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

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

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入

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

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 師問神

山何處來神山云打羅來師曰手打脚打山無語師

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如問師曰分明記取已後遇

指月錄

卷八

三

明眼人舉似他 師問座主講甚麼經座主云彌勒

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

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洞山俗舉問雲居膺居

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

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鑪振動今日被子問直

得通身汗流 太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

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牀動火

鑪動地動即不無三个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

生始得忽有个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却教甚麼人下生又向他作麼 師住菴時有一僧

生祇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到菴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

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

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師亦就伊邊

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往住菴時有个靈利道

者直至如今不見 翠巖芝云兩個漢前不至村後不

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 徑山杲頌南泉打破開家

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瞞頂 問十二時中以為

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為

境麼 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

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

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

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脫履

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又歸宗禪

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

宗原來是个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

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

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

對 雪峰問德山南泉斬猫意如何德山以拄杖便

打趁 出復召云會麼峰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心

青月錄 卷八 三九 大二百七

猶自不會 鹽官尚禪師問覺印南泉斬猫意旨如
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語詰之尚不能對
至僧堂忽大悟云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
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
不知不覺驀頭錐觀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鴣守空
池舉未絕印豎拳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
牀印遂喝尚曰賊過後張弓 園悟懃云這斬猫話
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
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市地作
盡道理殊不知古人他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
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猫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
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
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
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知如此
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孤
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
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
解變通只管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
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
會卒摸索不著又云南泉云子若在救得猫兒真个
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趙州頭戴草鞋出他叅活句不叅死句日日新時

時新于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
見古人全機大用 真淨云大眾只如赤眼斬蛇向
其僧道我麤你麤且道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子
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良
久云人人有个天真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
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又云南泉斬猫兒歸宗斬
蛇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
戴靴鞋出去又作麼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訶佛罵
祖有什麼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所
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喝一喝下座 妙喜云歸宗
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
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
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
是了 雪竇顯南泉斬猫領兩堂都是杜禪和撥動
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行正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趙州戴鞋頌功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
鞋頭戴無人會歸 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
到家山即便休

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
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德山密云南
泉中毒也

保寧勇頌云張公移住在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
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瓦玩兒孫道吾宗智禪師
離藥山見師師問閣黎名甚麼吾曰宗智師曰智不
到處作麼生宗吾曰切忌道著師曰灼然道著即頭
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師見乃問智頭
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即頭角生合合作
麼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師便歸方丈吾又來把
針雲巖曰師弟為何不祇對和尚吾曰你不妨靈利
巖不薦却問師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他却
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不見道智
巖亦不處切忌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
作麼生會巖無對山乃大笑巖復問如何是異類中
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
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聞巖不薦不覺
咬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
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吾便低頭趙州問
異即不問如何是類師以兩手拓地州近前一踏踏
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悔悔師令侍者師云文殊普
問曰悔个恁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

云和尚棒教誰喫師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乃作

禮石菴瑤頌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

山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 師云我

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 師示眾云

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

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

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

領得老僧意旨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

不動波猶是騎馬向水凌上行若是射鵬手何不向

蛇頭指癢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

个老漢雖善靴裏動指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

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

株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師云吹

折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麼松師云一得一失趙州到一

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

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趙州聞沙彌喝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州曰沙

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法眼因僧來參次眼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上堂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

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

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

問你覓牛在雲峰悅云說甚納些子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總在翠巖這裏放行則隨緣有

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幻寄云隨邪逐惡漢上堂王老師賣身

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

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卧龍代云屬某甲去也趙

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善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

擬酬个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師云

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大滙智云三世

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

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徑山杲頌三世諸佛不知有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

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却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簸箕作熨斗

師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

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師至莊所莊

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

旨月錄

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

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

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錫云

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天

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

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因

聖穎云南泉被這僧一問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

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

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上堂燃

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

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

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

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

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

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

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

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

珍重 上堂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

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

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

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

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

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
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个癡鈍人不可
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
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
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
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
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
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
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
抗聲荅曰你若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

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
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
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
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
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
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
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
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
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
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个衣服傍家疑恁

麼閒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

是佛智不此字應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

既不得何異或作與非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

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師曰你若認這個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

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

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甚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

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

彌勒出世還被他掃却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

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

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作麼生會曰

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

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

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怎麼不來

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甚麼你若此生出

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甚麼來且

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

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

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

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

知識合會師曰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

點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輩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應是輩字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

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柰何緣是認得

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
恁麼尋逐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
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
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可得方與眷
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
况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
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
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
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
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
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
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恁
麼尋逐誰與你爲境曰旣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
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旣不論佛老僧與誰
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
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
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
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
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
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
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旣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
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

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
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
你道了也更問甚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
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
其僧重道或作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甚麼
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傳燈至此云好去
珍重遂止而師語
錄復有下文汝看亮座主是蜀中人解講三十二本經論
於江西講次來見開元寺老宿宿問見說座主解講
經是否主云不敢宿云將什麼講主云將心講宿云
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主云莫是虛空
講得宿云却是虛空講得主拂袖便行宿召座主主

回首宿云是什麼主便開悟兄弟看他快利麼僧云
據和尚說即法身說法師云若如是會早是應身了
也僧云既是應身豈無說法者師云我不知云某不
會師云不會却好免與他分疎問教中道法身大士
會處即見法身佛地位菩薩即見報身佛二乘唯見
化身佛莫是此理否師云我眼不會看教兼無耳孔
不會聽你自看取若如是憶持即已後始不奈何如
似弄珠說珠光徧有金盤在即得忽被拈卻金盤去
何處弄珠向什麼處尋他光徧與不徧學人禮拜和
尚笑云大難大難古人罵你喚作田獵漁捕喚作搬
糞人好去珍重示衆真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

知呼爲

應有無字

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空不動性

非生死流道是大道無碍涅槃妙用自足始與一切
行處而得自在故云於諸行處無所而行亦云徧行
三昧普現色身只爲無人知他用處無蹤跡不屬見
聞覺知真理自通妙用自足大道無形真理無對所
以不屬見聞覺知無麤細想如云不聞聞是大涅槃
道這个物不是聞不聞僧問大道不屬見聞覺知未
審如何契會師云須會冥契自通亦云了因非從見
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个靈妙不可思議
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依傍物所以道通不是
依通事須假物方始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離

無潛理幽通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真理非見聞覺知
故云息心達本源故號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亦
云本果不從生因之所生文殊云惟從了因之所了
不從生因之所生從上已來只教人會道更不別求
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義三乘五性義理無不喚
作行履處處受用具足即得若論道即不是一向耽
著被他識拘亦云世間智教云一向耽著三藏學者
爲田獵漁捕爲利養故煞害大乘亦云貪欲成性所
以云佛不會道我自修行我自妙用亦云正因了
六波羅蜜空即物拘我不得所以祖師西來恐你諸
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傳法救迷情頓悟花情已性

是花種性亦云菩提花故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祖雖說即心即佛是一時間語空拳黃葉止啼之說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喚智爲道見聞覺知皆是道若如是會者何如應作殊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設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頭故大士訶迦旃延以生滅心說實相法皆是情見若言即心即佛者如兔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無角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有無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許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故云佛有道心此處有脫誤原錄如是姑因之不離見聞覺知皆屬因緣而有皆是炤物而有不可常炤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

明暗法雖

應作離

有無數數不能及如空劫時無佛名

無衆生名與麼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見他數不及他喚作無名大道早屬名句了也所以真理一如更無思想纔有思想即被陰拘便有衆生名有佛名佛出世來喚作三界智人只如未出世時喚作什麼如云不得而得有無而興大慈佛出世只令人會道體非凡聖喚作還源歸本體解大道今日旣如是會道即無量劫來六道四生皆有去來是暫時行履處先聖本行集云我無所不行一切衆生雖在如是行處爲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爲在纏不得自在暫時岐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衆生妄想物無不住豈况理

能遷變今既如是會却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爲了
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蜜空所以得其自在
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摧剷得五種貪二種欲不守
住聲聞隨於劫數所以諸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爲了
因了六波羅蜜空體者个受用所以不存知見始得
自在若有知見即屬地位便有分劑心量被因果隔
喚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所以大聖訶他爲內見
外見情量不盡二障二愚所以見河能漂香象真理
無形如何知見大道無形理絕思量今日行六波羅
蜜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物是方便受用始得自
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勤莊嚴亦云微妙淨

法身具相三十二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

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終

此字應是作字

始得自在所以天魔外道求我不得喚作無

住心亦云無滲智不思議妙用自在菩提涅槃皆是

修行人境界皆屬明句若會本來非凡物即水不能

洗水何以故本來無物故經云我王庫中實無如是

刀又大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所以道

非明暗故云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即須對物他

便妙用無人覺知喚作極微細透金水色塵菩薩所

因喚作受用具若水不洗水即體不是明暗亦云無

滲智又云無礙智若如是即一切處拘我不得如今

更別求建立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言衆生劣有佛
聖救衆生求佛菩提皆屬貪欲亦云破戒比丘與道
懸隔大道無明未曾有暗非三界攝非去來今如來
藏實不覆藏師子何曾在窟五陰本空何會有處所
且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經云
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是道心不是佛如今
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个物且本來無
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以
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滲智不思議智
看他池州崔使君問五祖大師云徒衆五百何以能
大師獨受衣傳信餘人爲甚麼不得五祖云四百九

十九人盡會佛法惟有能大師是過量人

是過量人或作不會

佛法

所以傳衣信崔云故知道非愚智便告大衆總須

記取師云記得屬第六識不堪無事珍重 又云暫

時披垢膩之衣來爲人說破不是凡聖物他家早晚

與人爲因亦不會與人爲果若與人爲因即不自在

被因果所拘不得自由佛未出世時無人會得若出

世邊論還許少分會但以冥理自通無師自爾本自

無物由是見聞覺知即是報化所以三十二相異體

故若離彼即同如來報化佛總打卻何處存立不是

不許只如彌勒又作凡夫他熾然行六波羅蜜他家

觸處去得因什麼便不許他他不曾滯著凡聖所以

那邊會了却來這邊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時學人多
分出家不肯入家好處即認惡處即不認爭得所以
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
如何若知即被知處所拘若不恁麼爭得不許他他
者个定不會變異若不定即屬造化也他那个早晚
曾變動所以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即向十二分
教中行履得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變也 又云大
道一如無師自爾若能如如不變故不曾迷報化非
真佛莫認法身凡聖果報皆是影若認著即屬無常
生滅也麤細而論纖毫不立窮理盡性一切全無如
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衆生名始有少分
相應直向那邊會了却來這裏行履不證凡聖果位
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况三乘五性差別名數
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 又云心如枯木
始有少許相應 又云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
即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
自在色身三昧熾然行六波羅蜜空處處無礙遊於
地獄猶如變觀准法華變當作園不可道伊不得作用衆生
無量劫來迷於本性不自了體雲塵暫翳著諸惡欲
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暫時歧路不得自在種種受苦
不自覺知乃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 師
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

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
 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
 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
 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世壽八十七
 臘五十八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八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九

六祖下第三世

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有講僧來叅師問座主蘊何事

南嶽

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

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

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

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 禾山

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

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

官是作家 雪竇云三個也有復頌云活中死眼無
 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處鹽官有出
 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隣黃龍新云雪竇道三
 个也有是死漢是活漢具眼者請試甄別 昭覺勲

云一串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

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出

恐頭角不全

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

石霜

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

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

好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

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

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便向道已颺在搯搯堆上了也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

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

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

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為目前有

物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

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

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

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

盖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

以棒趁下大愚一日辭師師問甚處去愚云諸方

學五味禪去師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

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噯

我會也師云道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

檨舉前話檨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

著个个局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

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

無端傷鹽傷醋却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人來辭去

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善為道路若是个漢必然

別有生涯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眾曰

輒不得動著這個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
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個有智慧底 刺
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
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
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
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
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
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則塗中授與不遇
卽世諦流布 師有頌云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
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
欠呿飛禽墜嘖呻衆邪怖機豎箭易及影沒手難覆

施張若弓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
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个眼還聾取个耳還聾
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佛祖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叅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
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
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个甚麼便
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
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
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
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寂寂曰梅子熟也
龐居士欲驗師特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

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
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大愚芝云此二人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

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

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

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

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

當時失一隻眼 英邵武舉此問法昌遇云此公

索作麼生遇便打英云一場龍空遇云你試下轉語

英云一狀領過 遇云矮子看戲 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置藥

之所一夕師夢神人告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

書受之者為地下主不然亦為帝王師於夢中答曰

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為樂厥壽何

啻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虜俗人居此立致變性

師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久據也幻寄曰道流還識大梅意

麼生是涅槃樂急須著眼看 看儒人莫看 儒人手中扇 怨一日謂其徒曰來莫

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

物汝等諸人善即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

云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

源徹于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雪竇顯云這漢

生前鹵莽死後顛預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

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

太速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

指月錄 卷九
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个半

个他渭麼驢年去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語保

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个

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為

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

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

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

抄打伊著不著 徑山呆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

破壁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甲在甚麼處

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

泐潭常興和尚南泉至見師面壁泉乃拊師背師問汝

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妙喜曰也 須驗過

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

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

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

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

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币便去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

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

向無為去法身等虚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

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

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

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

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

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
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
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
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
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山靈默禪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
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
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師
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
个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
途玄覺云為復薦得自已為復薦得三寸若是在已
為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

作麼生莫亂
說子細好

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

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
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
此命真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
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
所覩

洞山云
作家

言畢奄然而化

幽州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
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个不
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
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
哭曰哀哀師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盤

山寶積 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曉師

曰去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

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

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

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慈

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楊岐曰口上著 白雲端

頌繁山向上路何言罕見 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

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徑山杲頌不 上堂夫心

傳不然海口難宣崑崙頂上駕起鐵船

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妙喜云千年 常住一朝僧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

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

妙喜云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 乃正法眼藏作二則已下語不錄 全心即佛全佛即

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 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

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

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

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

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

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

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

言觀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掩室開頌山舍無塵分

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愚谷困頌依

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 理策邀朋何處好

山南山北看桑麻 雪竇顯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二句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

兩曲無人會雨 師將順世告眾曰有人邈得吾真

過夜塘秋水深

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
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
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麻谷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
師曰急个甚麼祖曰看水 師同南泉歸宗謁徑山

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
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
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
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在甚處住婆曰祇在
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
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
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常患門徒誦大寂卽心卽佛之談不已
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
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

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稚子隔溪啼山
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上樹棲 仰山叅師問

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卽隱白月
卽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
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
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

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
仰歸舉似瀉山瀉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
麼爭識得他

西堂智藏禪師與百丈南泉同入大寂之室李尚書嘗
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
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
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普請

次師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有僧出以手托地
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教師曰大衆這個師僧猶較
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今全提這僧異類中行
爭奈龍頭蛇尾敢問大衆因果歷然一句怎麼生道

是則龍女頓成佛
否則善星生陷墜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

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

何曾見
一人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

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
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叅徑
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
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
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俗士禮謝而去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初叅馬祖祖問從何
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
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

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卽
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
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
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遂歸奉養晦跡藏用人莫
能識潛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呈馬
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
障處也衆因尋訪依附師謂曰我不會禪並無一法
可示於人僧問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
皆茫然法眼云是
卽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
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卻問太

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
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
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
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
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
个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
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
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
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
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

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上堂諸人幸自好个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叅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

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仔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問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曰

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卽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卽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卽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卽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卽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 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又問般若經云度

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 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又問般若經云度

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此兩段經文如何會通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
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
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
愛水浸潤爲濕生歛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
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
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旣空
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
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旣無心
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
老僧尚無卓錫之地甚麼處聚衆來老僧尚無舌何
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
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
亦不會 講止觀座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
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
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何如師曰過去心已
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
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
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
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
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
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會

止觀 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竒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跡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甚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入井救人 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

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跡師曰若無蹤跡明知上來語不混 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

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

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

亦如是張湯兒時詰鼠案 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

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

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

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

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

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

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

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

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

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

易解會藏曰固知南宗實不可測 問三教同異師

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

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

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个甚麼宗曰似个

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个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

是个大蟲大瀉智云三个老漢聚頭寐語 師喫飯

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嚮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

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個大好供

養師曰非但這個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

是個個須嘗過始得翠巖芝云只如杉山與麼道還有免得麼若免得去未具眼在

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曾踏倒

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

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

作禮而退師後告眾云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

笑不休蔣山泉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

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

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眾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眾生若病即非眾生曰未

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為甚麼不病山曰為伊惺惺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鹿

從馬祖菴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

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

箭射幾個曰一箭射一个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

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個祖曰一箭射一羣曰

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

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

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投祖出家雪竇顯云馬師一箭

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鞞一箭一个却是好手雪竇今日效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唱云看箭又云中中也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留與諸上座道

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

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

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虚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

捉堂以手撮虚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

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

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虚空始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叅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

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

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

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

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

說个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

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

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

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

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蟲在蚊

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

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何處有

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个譬喻中邑大似个

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暗喜未免心中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

時有僧出問曰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

曰爲甚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柰一條繩何曰如何

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

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又示衆

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

眨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乃掀

禪牀師便打雪竇顯云兩個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

爲甚不眨上竇便打 長慶代云悄悄然妙喜拈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汾州無業禪師謁馬祖祖觀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

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

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

心卽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

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

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

禮拜作麼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鬧 高僧傳

物不離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

道不離衆生豈更有別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師

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

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

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

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又云

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

諸法空爲座此卽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

知卽住空寂舍坐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

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贊公

述此不知其所自來中不載正
開語尤不可曉姑附錄廣聞見

師既住後學者致

問多答之曰莫妄想

擊節錄舉僧問汾州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國師云莫妄想雪竇

拈云塞却鼻孔僧又問如何是佛國師云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師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

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

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 又云他古德道人得意之

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

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

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塗

如短販人 又云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

行似劔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情聖量不盡纖塵

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

泥犁鑊湯裏煮煤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

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

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

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

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

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

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

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

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

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

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滂漉一个半个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齋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

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

信州鷲湖大義禪師唐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法師無語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又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

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
 為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
 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
 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
 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
 眾皆杜口妙喜云相罵饒你接師却舉順宗問尸利
 禪師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
 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
 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
 問帝默契 有僧乞置塔李翱尚書問曰教中不許
 將尸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却特詣師舉前語請
 荅師曰他得大闡提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
 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
 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眾生曰既非眾生莫是佛
 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
 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
 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
 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
 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常州芙蓉太毓禪師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

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其否
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
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昭覺懃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蒙安樂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
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爲
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
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
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
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

山幾被个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

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天上加尖旁觀嘔噦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

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

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

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

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

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

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

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頓公應諾山曰是甚麼

公于此有省招慶共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

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著个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相是燬了金麼

五臺山隱峰禪師鄧氏子屢叅馬祖石頭法席後於馬

祖言下相契 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

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個得多少時耶

石頭刻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刻子向師

前刻一株草師曰和尚祇刻得這個不刻得那個頭

提起刻子師接得便作刻草勢頭曰汝祇刻得那個

不解刻得這個師無對洞山云遠有堆阜麼師推車次馬祖

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

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

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

斧 到南泉值衆叅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

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

面前瀉泉便休 到瀉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

鉢瀉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

臥勢瀉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

在否曰已去瀉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瀉曰莫道

無語其聲如雷 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

砧椎邊拈椎云道得卽不打于時大衆默然師便打

一下法眼益云鄧隱峰奇怪甚奇怪要且打不著又云其時一衆出自偶然翠巖芝云此語有勘破

處且道勘破阿誰去 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

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
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
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關心
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
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
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
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毗
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
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
於是以手推之儼然而踣遂就閣維收舍利建塔
龜洋無了禪師嘗有虎逐鹿入菴師以杖格虎鹿得脫

去將示化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
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色相同無來無去兼
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於正堂垂
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聞
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
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薰傾城瞻禮
遂塔於龜洋隱峰無了皆於化後假四大說法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

師撫掌三下

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抵一指頭禪蓋爲承當

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
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
向上事山叱云
這奴兒婢子
東厨有一大鱗長數丈張口呀氣

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

無知便下座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中菴空

頌云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一直饒會盡大行算掐指巡文數不出幻寄云大小諸祖師俱說不了話若問如何是了話咄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

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

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

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

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

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

二虎自菴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虎曰有客且去

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

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世音

空音湛頌云僧

來展具已輸籌常念觀音獨不休雕虎風生君未會可憐空磕破鐘樓

烏曰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

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

既不會後面个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

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是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

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
同時人境俱奪園悟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
若不知有爭恁麼道雖然只見烏白放行要明烏白
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為走使據令而行盡大
地人並須喫棒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

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

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个也又

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

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

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

草打著个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

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佛性泰頌相見不虛圖分

倒汝還扶交互為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
裏天上人間我與爾雪竇頌呼即易遣還難互換

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
白老烏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幻寄曰多

少人在雪竇頌上敲磚打瓦不
知雪竇命脉在烏曰棒頭上

石曰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白來祖曰

烏白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

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

棒寄打烏白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到

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長慶稜云大

大光誨因僧問云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

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光

云這野狐精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人心

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
雪竇顯頌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

波浪如相似無
限平人被陸沉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

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

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

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

師不肯便出將下堵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

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

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

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

更無消息僧問真淨如何是道真淨曰實公云若欲

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于是大悟於言下妙喜

裏東撈
西摸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

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

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

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

善為道路師更不回首徑山杲云這個話端若不是

是百靈輸他龐老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

則川和尚摘茶次龐蘊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

曰不是老師泊荅公話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

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

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

却茶籃便歸方丈

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
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拈下幞頭誰

敢喚作
龐居士

一日在方丈內坐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

丈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

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

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

而出

達磨一宗
掃地盡矣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

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

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

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

擲置釜中

妙喜曰養子不及
父家門一世衰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

作麼山卻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

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

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

要个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做甚麼山呵

呵大笑

江西裨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

曰盖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

爭柰盖覆何吾曰莫亂道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

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

孟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
 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
 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
 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
 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安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
 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周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
 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
 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
 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
 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
 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

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
 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
 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
 機

潭州龍山和尚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曰
 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
 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
 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
 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
 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

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海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迷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濛溪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曰定州近日有甚奇特事僧曰某甲旦過但聞鹽貴米賤苦無奇特事師曰我這裏也只如此粗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這裏覓个甚麼僧曰某甲不會乞師慈悲師曰賴你不會若會我卽輸汝一半道理首座晚間上問曰和尚適來勘僧爲甚麼道輸汝一半道理師云賴得汝舉老僧洎合忘却首座曰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卽忘前失後我又失後忘前座方去師喚轉曰恰不得舉著近日師僧但說鹽貴米賤並不將佛法爲事頻頻舉著喪卻你性命不難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

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
 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
 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
 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
 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
 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叅馬
 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大慧語錄云士

初謁馬祖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祖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士於言下頓息諸緣遂回南嶽見石頭云云與此少異

至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

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

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

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

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瘧士見丹霞霞作走勢

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嘖呻勢霞便坐士以拄

杖劃地作七字霞於下劃个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

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

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或作士以拄杖畫地作七字於下畫

个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

偈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

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即

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又護生須是

殺殺盡始安居會得个中意鐵船水上浮

園悟舉此

殺个甚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

見解殺佛殺祖大闢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个

甚麼試定當看僧問未審殺个甚麼師曰大有入疑

著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絕行蹤時如何悟曰未

有金剛王寶劍在園悟又云只如護生須用殺且道

殺个甚麼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物命只是殺無明

賊殺煩惱賊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爭我賊雖然一

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跟頭既出便可放一線

殺意如何是殺意嶮若向个裏辨得出然後始殺得盡

道浩浩之中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

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

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

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玄妙理性殊勝奇

特潔淨刻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盡處

合作麼生還委悉麼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

商量中峰本云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

麼商量人眼目

舉室修行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有偈

士悟後以舟盡載珍橐數萬沉之湘流

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

山經

杲示羅快然云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

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个士人謂

之無為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參前輩於宗門中

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大須

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遮兩個俗漢子將他十

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

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個不平底

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為此偈亦

有一偈曰我無男婚我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

生話這三个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

眼也著不開不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

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

開不合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

禪裏在合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

不合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合眼處

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園禪裏

要出三老園禪則易要出妙喜園禪則難快然畢竟

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為你說破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

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士一日菴中獨坐

驀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云易易百

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

來睡妙喜曰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

時中亦自昧却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

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

這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士乃笑徑山杲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未

埋卻且道過在甚麼處明 士賣竹漉籬下橋喫撲

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士將入滅謂靈照曰

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

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

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去世間皆如影響

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士語錄載無名

下復云旋遣使人報諸妻子妻聞之曰這愚癡女與

無知老漢不報而去是何忍也因往告子見斷畚曰

龐公與靈照去也子釋鋤應之曰噫良久亦立而亡

去母曰愚子癡一何甚也亦以焚化眾皆奇之未幾

其妻乃徧詣鄉間告別歸隱自後沉跡夏然

莫有知其所歸者其事更奇卓并志之此

青原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出家納戒衡

嶽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

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
 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
 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
 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
 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
 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
 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
 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法雲秀云石頭有
 个無孔鐵椎大似
 分付不著藥山雖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上喫交有
 甚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五祖演云老僧在衆

日聞兄弟每商量道即心即佛也不得即心即佛
 也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
 備韜畧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
 不見海龍宮 徑山杲云好个話端阿誰會舉舉得
 十分未 敢相許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

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恊
 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
 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
 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
 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
 日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
 為頭曰恁麼即閒坐也曰若閒坐即為也頭曰汝道
 不為不為个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

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

次凡流豈可明妙喜曰物是實價錢是足陌石頭垂語曰言語

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

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住

藥山後海眾四集遵布衲浴佛師曰這個從汝浴還

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

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眾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黃龍南禪師住同安

日示眾云今朝四月八我佛降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舉浴佛公案云云大眾古人隨時一言

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界眾中商量或有道這銅像那銅像那銅像那銅像

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靠倒直得口似匾擔不勝懺懺又云

是隨聲逐色較他言句上他國禪藥山見伊不會所

以便休又道藥山恁麼來早是無事生事好肉上刺瘡遵公不見來病却向灸瘡癩上更著艾爇有云古

人得了逢場作戲無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強生分別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迷

而不復所以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

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勿以

少許麤浮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入

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幻寄曰同安且須自檢一出入未見輸贏何異他逢場作戲何高何

低三十年後求錯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按山

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

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

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高

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

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草堂清頌云雲巖寂寂無

窠曰燦爛宗風是道吾係信高禪知此意閒行閒坐任榮枯院主報打鐘也請

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擊鉢孟去曰和尚無手來多

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

何師曰我無這個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

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個折脚鐺子要他提

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

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看箭

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

泥團漢有甚麼限雲寶顯括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復頌云塵中主君看取下一

箭走三五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正眼從來付獵人復高聲云看箭看經次僧問和

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

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你若看牛皮也須

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

會藥山意師看經次柏巖云和尚休猱人得也

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師捲却經云日頭早晚巖云正當午也師云猶有這

文彩在巖云某甲無亦無師云汝太煞聰明巖云某

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云我跛跛挈挈百醜千

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溪上世為節察來吾

曰和尚上世曾為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

時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師晚叅云

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便出云

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

便抽身入衆 洞山价云這僧會只是不肯禮拜 投

道得可為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却被藥山瞞 昭覺

勤云夾山即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

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向伊道龍 師問龐居士

一乘中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

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

一放一未為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

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个一乘問宗今日

失却也師曰是是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

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

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

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問飯

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

罔測發憤而去 問僧年多少也僧云七十二也師

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師坐次僧問兀

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

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

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

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

各合口免相累及 師令供養主抄化其贄行者問

甚處來曰藥山來其曰作麼曰教化其曰將得藥來
 麼曰行者有甚麼病其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必
 不受此主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舉前話師曰
 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遂送還其曰由來有人益
 金以施 師久不陞院一日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

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眾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喜妙
曰葛藤不少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大眾說話為甚麼

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喜妙
曰笑殺人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
還見藥山麼三十年後遇著作家不得錯舉問

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荆
 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

歸去汝若歸鄉示汝个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
 上堂不得齧破一粒米 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

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朗州刺史
 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
 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

對他便是姓熱 李初嚮師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
 師師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

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師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
 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禮述偈曰鍊

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
 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
 這裏無此閒家具李罔測玄旨師曰太守欲保任此
 事須向高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閨閣中物捨不得
 便為滲漏

張無盡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
 落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

行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漣

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
 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
 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
 披雲嘯一聲 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起來切
 須防禦莫教振

直庚反

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

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
 語我今為汝說這個語顯無語底他那个本來無耳
 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
 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
 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
 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為
 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
 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
 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
 律師說甚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
 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

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閒漢掘地獄
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
道卽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
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
欲識人天卽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隨
諸趣第一不得棄這個這個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
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
頭來盡是多事人覓个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
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
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
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
謂等閒須知珍重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示寂
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
會我意乃告寂弟子奉全身塔於院東隅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
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
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
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
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
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
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
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刻佛殿前草

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鐵鑿刻草獨師以盆盛水
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
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
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
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
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
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

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
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

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
墮落保寧勇云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
毛還在也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

切忌撥無因果 真淨上堂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
鬚落驚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擬
即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拈取拄杖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以致斯禍
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僧問雲峰悅丹霞
燒木佛意旨如何峰曰橫三豎四曰院主爲甚麼眉
鬚墮落峰曰七通八達 僧舉問天寧卓寧曰猫兒
會上樹僧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寧曰惜取眉毛
僧問雲峰志璿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
雲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雲曰兩
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雲曰筠袁虔吉頭上
挿筆 文殊道頌云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便
求仙昨夜天津橋上 謁南陽忠國師初見國師語
具國師章中
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

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
不是師繞國師一币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

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

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义手而立

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

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

土塗牛妳蔣山勲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盡

居士云赤土塗牛妳屋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又一日訪龐

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飢不擇食

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

蒼天便回 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

如法舉昨日事來作个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

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

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

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

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肩水潑師二

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肩

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

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士來訪師

於師前立少時便出去師不顧士却來坐師却來士

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師曰

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略無些子慈悲師

曰引得个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引師拈起士幘

頭曰恰似个師僧士拈幘頭安師頭上曰恰似个俗

人師應諾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師拋下幞頭
曰恰似个烏紗巾士亦應諾三聲師曰昔時氣息爭
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師因去馬祖處

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

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

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

童子入山去 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

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

眼也無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
為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

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某甲瞎得麼
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財天童

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
雖然二二老宿且不知老應作者僧落處具擇法眼

者試請辨看 雪竇顯頌盡機不成瞎披牛頭喫草
四七二三諸祖 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

天上人間同陸沉 汾陽昭代僧云若不上山
爭識丹霞 保寧勇代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上

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

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

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

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

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

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

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叅

禪問道我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

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卽

老老當從傳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

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采若為生無事珍重

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

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去

潭州大川禪師江陵僧叅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

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币便出師曰

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

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

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

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个是汝心

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

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

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

同謗師於言下大悟妙喜曰且道大異日侍立次頭

問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錫僧師曰是叅禪僧頭曰

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

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

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

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

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

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住後上堂夫學道

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
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
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
妄運想念見量卽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
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
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
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
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个問 韓
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
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

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

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是師乃召首

座問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汾陽昭
頌云解

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
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閒

文公又一日

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

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

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

子於侍者邊得个入處 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

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卽得度也師曰盲者依

前盲瘖者依前瘖 一日將瘓和子廊下行逢一僧

問訊次師以瘓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

顛老野狐不會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溪禮祖塔回叅石頭頭問甚麼處

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

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

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个恁麼道理便

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且道長髭

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為甚麼請它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代云

和尚可 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

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

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龐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

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

主人翁請師荅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撈住

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

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其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

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

要且不好師曰不好个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

不見鑿頭利 僧叅遶禪牀一布卓然而立師曰若

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布師曰

却是恁麼時不易道个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

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

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

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布僧曰不惟

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 問僧甚處
來曰九華山控石菴師曰菴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
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
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
喫棒曰賴遇和尚放个某甲師曰百年後討个師僧
也難得 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
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
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
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
無過底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
實無諱處 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
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
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擱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
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
猶欠哮吼在師曰料想不由別人 僧問不負從上
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爲甚
麼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
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云是第一句
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
拜師拈起盞子云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
入師翹一足云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

指月錄 卷九
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
聲師以拄杖作亞鎗勢僧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
處得這個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著
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
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
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溪心要汝速歸彼不
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
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
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
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

如此

時謂
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
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
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

時謂
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
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
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
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
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卽禍生師曰作麼生
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

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躡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跡異常人莫能測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卽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米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 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

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 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一日問龐居士是个語言古今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

推月錄 卷九 四
麼曰諾師再舉前話士曰甚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
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而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
老自過教誰檢 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
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
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
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
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
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南嶽青原宗派未定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
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許遂減食飲父母不

得已許之及出家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丘塚離
諸怖畏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重印前解法
無異說依止二夏後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
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个甚麼曰如何明
得頭曰汝還撮得虚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
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
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
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
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

妙喜曰且道
悟得个甚麼

後居天皇客無貴賤皆坐而揖江陵

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師接之無加禮裴愈歸向

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

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

枕头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

嗣石頭住城東

弟子三人慧真文貴幽閑協律郎符載撰碑傳燈所錄悉同符碑而誤以龍潭列師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漢子玉之胤十五出家二十

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師

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

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

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

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節使來訪師不

爲加禮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

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煙焰頓息宛然如初

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于

府西造天王寺供師 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

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個眼目幾人具

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 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

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柰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

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師

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

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

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头云汝道當時是如今

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 林間錄作十 戊子

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

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

龍潭崇信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又唐閩人歸登南嶽碑圭峰峇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峇銘皆以天王為馬祖嗣佛國白達觀頴呂夏卿張無盡皆著辯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同其參謁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且石頭參青原原謂因緣當在馬祖處頭旋于馬祖處大悟而竟嗣原皆釋迦之胤何彼此足分析耶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九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

南嶽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

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

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

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

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

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

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

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

須臾辭去。姬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於塔旁，乃往參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為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參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見百丈。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擗。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

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

口 碧巖集載師參丈不為別事後云丈因深器之次日辭丈丈云何處去師云禮拜馬大師去丈云大
師已遷化去也 圖悟云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
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丈舉再參被一喝三日耳聾
語師聞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去否
師曰不然今日因聞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
識馬祖若嗣馬祖此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
又云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超師之作圓悟
公案已現百丈章而此復錄以圖悟拈語也事之異
同所不必論 添鉢公案會元頌古統要皆作臨濟
此從古尊宿語錄及
林間錄入師章中

丈一日因普請開田回問師

曰：「運閣梨開田不易，師曰：「隨眾作務。」丈曰：「有煩道用。」

師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師將鑿築地，三下

丈便喝師掩耳而去。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

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
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
去 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

甚年行道師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

下去師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馮山云欺敵者亡仰
山云不然須知黃檗

有陷虎之機馮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雪竇云可
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

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
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妙喜曰何待問他甚年行

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位
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泉一日

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

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

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

老師擲師戴笠便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

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

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麤生

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師曾

散衆在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休一日入寺行次見壁

畫問寺主這畫是甚麼寺主云高僧真儀公曰真儀

可觀高僧何在寺主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

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曰休適有

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

問公舉前語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甚麼處

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徑山杲禪師因

李參政到山舉此公案拈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

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真儀可

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即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 裴一日

托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

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裴一日請師至郡以

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

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去猶較些子若也形於

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

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

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裴既領旨復博綜教相以弟子

禮事師以昆仲友圭峰嘗親書大藏經五百函所製法苑文字諸方重之 師因有六人

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

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羶羊聲來師曰羶羊無

聲到汝尋曰尋羶羊跡來師曰羶羊無跡到汝尋曰

尋羶羊蹤來師曰羶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羶

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羶羊僧出來僧

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

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

趁出 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

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

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
捏時如何師曰普 師上堂大衆纔集師拈拄杖一
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
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
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
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
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个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
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
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
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

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

無禪祇是無師馮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鶻王擇乳素非鴨類馮云此實難辨五祖戒

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承天宗云五祖戒須照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正法眼藏須

是黃檗宗師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揆著失却一隻眼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

是毒藥句又頌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註破了袈裟一角猶拖地

禪山中明示衆人 佛慧泉頌無師克塞大唐國 誰是叢林有眼人 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閒過 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

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

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

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換子有

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

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
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
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
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
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
即散去珍重 示裴公美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
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
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
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
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即是
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
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
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爲衆生
時此心不減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
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寂若
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
想與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
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
爲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
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
可得此即真佛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
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

不會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會暗明暗之境
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
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
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爲著相
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
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
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
个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
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
所無相貌無得失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
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

悟道者如角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
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
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
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
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
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
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
馨香沙亦不貪糞屎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
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
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
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

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
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
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祇是歷劫枉受
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
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
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
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
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
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祇為妄想分別
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
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

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祇證原來自
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
為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
燈佛則不與我授記 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
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即心即佛若離於心別更
無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
西來惟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
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
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
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祇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
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為諸佛

理論者个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
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爲無
爲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
取即轉遠去若無岐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雖
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
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
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
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
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
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爲汝起心作佛見便謂
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衆生可度起心動念總
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
見法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
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
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加頭口上加口但莫生異
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个自己何處有
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
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
孤起仗境方生爲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
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嘗說著一
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

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
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
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
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
有少法可得佛即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
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个心學
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祇得个報化佛
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
不相似 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
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
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
徧照世人不悟祇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
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
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惟認
見聞覺知施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
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
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
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
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
道場 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真
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
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

虛空虛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
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
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
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
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
境雙亡乃是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
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耳

問如何是見性云性即是見見即是性不可以性更
見性聞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聞性祇你作性見能聞
能見性便有一異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見者不可更
見你云何頭上更著頭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大者
大圓小者小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礙起時不言
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所以四生六道未有如時且
衆生不見佛佛不見衆生四果不見四向四向不見
四果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見三賢
十聖乃至水不見火火不見水地不見風風不見地
衆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無去來無能
所見旣如此因什麼道我見我聞於善知識處得契
悟善知識與我說法諸佛出世與衆生說法迦旃延
祇爲以生滅心傳實相法被淨名訶責分明道一切
法本來無縛何用解他本來不染何用淨他故云實
相如是豈可說乎汝今祇成是非心染淨心學得一

知一解繞天下行見人便擬定當取誰有心眼誰強
誰弱若也如此天地懸殊更說什麼見性 問旣言
性即見見即性祇如性自無障礙無劑限云何隔物
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師云
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
有隔礙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
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
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見心色
心不異故祇爲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却前物始擬得
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
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
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
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 問佛窮得無明否師云
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
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
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祇無所得名爲坐道場云
無明者爲明爲暗師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
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祇是本明不明不暗祇者
一句子亂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
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惠當作出過
虛空無你語論處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
菩薩出來一跨跨却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賢一毛

孔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云既是學不得爲什麼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之何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衆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舉足即佛下足即衆生諸佛兩足尊者即理足事足衆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今念念學佛即嫌著衆生若嫌著衆生即是謗他十方諸佛所以佛出世來執除糞器蠲除戲論之糞祇教你除却從來學心見心除得盡即不墮戲論亦云搬糞出祇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決定不分別佛與衆生一切盡不分別始得入我曹溪門下故自古先聖云少行我法門所以無行爲我法門祇是一心門一切人到這裏盡不敢入不道全無祇是少人得得者即是佛珍重 夫學道者先須併卻雜學諸緣決定不求決定不著聞甚深法恰似清風屈耳瞥然而過更不追尋是爲甚深入如來禪離生禪想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佛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者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

應有

魔字

非外來出自你心惟有無神通菩薩足跡不可尋

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即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作空見者即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爲極果此對三賢十聖人言故佛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愛煩惱無明便道佛是覺衆生是妄若作如是見解百劫千生輪迴六道更無斷絕何以故爲謗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衆生不暗法無明暗故佛且不強衆生且不弱法無強弱故佛且不智衆生且不愚法無愚智故是你出頭總道解禪開著口便病發不說本祇說末不說迷祇說悟不說體祇說用總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即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輒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念瞥起千重關鎖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既若

如是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談識你作
麼生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
始道遠看時祇在目前你擬趁他他又轉遠去你始
避他他又來逐你取又不得捨又不得旣若如此故
知一切法性自爾即不用愁他慮他如言前念是凡
後念是聖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極也據我
禪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
後念不是衆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
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
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
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
一切性水又見一切法即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
即不無不無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即有即真空妙
有旣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
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甚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
一切蜜皆然不可者个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
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空無中間法性
自爾故衆生即佛佛即衆生衆生與佛元同一體生
死涅槃有爲無爲元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
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體言同者名相亦
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旣若如此
何處有佛度衆生何處有衆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

法之性自爾故若作自然見即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住當處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薩者爲指葉爲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衆若天若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旣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者个意始得故達磨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祇覓得可大師一人密傳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旣如此法亦如此同真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成佛人誰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祇教你了取本心當下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來有幾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已者有幾人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

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木
人何別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
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覓者个人不可得以無第二人
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王若成佛時
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祇教你莫覓覓便失却
如癡人山上叫一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趁及乎覓
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又應亦走上山上趁如是千
生萬劫祇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聲即
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跡絕蹤若得如是稍
與祖師隣房也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
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磨從西天來

惟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
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即
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
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
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
化物方便呼爲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
應之時亦無蹤跡旣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
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衆生輪
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
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
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

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嗔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牀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今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殺祇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墮却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誌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為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祇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疑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

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爲金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只是除去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祇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

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卽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祇得个心所法禪道總沒交涉所以達磨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軍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疑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 又云但無一切心卽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

言語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
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
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
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在你但離却
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
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卽是行諸佛行
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爲阿
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
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 又云你如今一切時中
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
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个入頭處自然會去 爲有

貪嗔癡卽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
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
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
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卽有無境卽無不可於淨
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
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爲中下根人說卽得若欲親
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 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
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爲化城言寶所者乃
真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

指月錄 卷一
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
爲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卽有方所非眞寶所也故云
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卽是 言
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
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
有大乘小乘佛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
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
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
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
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
不除事 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

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
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爲大捨若一邊
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爲中捨若廣修衆
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爲小捨大捨如
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
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窞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
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
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 自如
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不異印著空卽印
不成文印著物卽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不異
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卽無心得卽無

得 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問祇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甚麼心教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祇是個照境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祇是形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窺語去 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衆生見被衆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了期 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祇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衆生相云心旣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衆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

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
來不應更見祇教你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衆生
見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
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
諸見卽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卽名外道外道者樂於
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所以
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卽無生如卽無滅
如卽無見如卽無聞如來頂卽是圓見亦無圓見故
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爲喻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閒無事莫強辨他境辨著便
成識所以云圓成同識海流轉若飄蓬 學道人莫

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
無主五陰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
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旣
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 學般若人不見

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惟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
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
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
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無相不去不來
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
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
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

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
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卽是要節也 惟
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
此是無上道 問教中云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
祇獲法身者如何師云若以三無數劫修行有所證
得者盡恒沙劫不得若於一剎那中獲得法身直了
見性者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何以故以見法身可
獲故皆屬不了義教中收 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
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
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各大乘
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

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
真本無名字 問從上來皆云卽心是佛未審卽那
个心是佛師云你有幾個心云爲復卽凡心是佛卽
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卽今三乘中
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
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爲有將空作實豈不是
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
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
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卽心是佛一念情
生卽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
等正覺云和尚所言卽者是何道理師云覓甚麼道

理纔有道理便卽心異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
此理如何師云祇爲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
有異云旣是不異何更用說卽師云汝若不認凡聖
阿誰向你道卽卽若不卽心亦不心可中心卽俱忘
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
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祇因分
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爲
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爲我捨兩臂必當得佛
云旣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
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
卽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
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
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
何堪也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來度者
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云現
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問和尚現今說
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卽是
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卽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卽是
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
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祇
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諸佛如
何行大慈悲爲衆生說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
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可度
其所說法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
爲幻人說法者个法若爲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
會也悟也者个慈悲若爲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
不悟自心究竟無益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
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爲破三有若無
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爲百分九十九分
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
始能勝出 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

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
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
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佛
法俱無名之爲僧喚作無爲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
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
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
諸方宗師相承參禪學道如何師云接引鈍根人語
未可依憑云此卽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
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
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

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
力云如此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
無他是阿誰你擬覓他云旣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
他師云若不覓便休卽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
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
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這裏生解云
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
情情生則智隔云向者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
情阿誰道是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爲祖秀
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爲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
云何不傳衣師云爲他有心是有爲法所修所證將

爲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密
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
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
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
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爲求衣爲求
法明上座云不爲衣來但爲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
歛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
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
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某
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
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祇爲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也難消 問聖人無心卽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旣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

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卽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卽不用菩提等法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亡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

門中千人萬人只得三個五個若不將爲事受殃有
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問
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
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
个个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
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種種形貌喻
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
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
得有別 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謚斷際禪師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

書